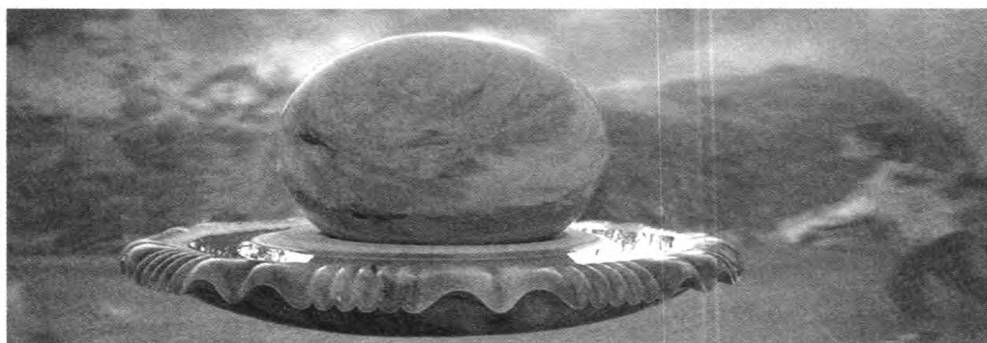




风水流转

山东 崔西明

老辈人都知道朱家庄有些来历。说朱家庄原本不叫朱家庄,叫卧牛庄。叫卧牛庄是因了背靠卧牛山。卧牛山形似牛,头东尾西,东高西低。高处险峻,有二突岩伸出若牛角。低处略平缓但宽厚,如牛臀。卧牛庄座落在牛腰山麓处。山水若干,汇集村前成河西流,因卧牛山牛头有扭头回望之态,河名牛望河。晋代在牛头上建寺名光明寺,百姓俗呼牛头寺。河边有柳,坡里有桃,山上遍植松柏。至春,翠柳如烟,桃若灿霞,松柏苍苍,高天澄碧,一派春姿。春三月三,夏六月六,秋九月九,三季庙会,皆搭台唱戏。三月三游人踏青赏桃花欢戏,庙里进香,说媒的男女见面。六月六挂锄沟,歇凉纳闲,喝凉面,进山避暑半晌一日,亦可观戏牛头寺前。九月九,秋收已毕,歇歇筋骨,登高望远,可去牛头寺赏菊,品菊花茶,吃卧牛山特产牛柿子,听几回杨家将或呼延庆打擂评书。卧牛山的风景藏在季节里,卧有山的情趣隐在节日里。

某年月日,一南蛮子路经此地,手搭凉棚,翘目一望,感慨万分,曰:山环水抱,真乃风水宝地也!卧牛庄人听不得人赞,牛庄主延请南蛮子进庄,待若上宾,大张宴席,以求指点迷津。庄主牛娃,笃信风水。那南蛮子酒足饭饱,微笑不语。牛庄主会意,奉上白银五两,再恳教诲。南蛮子让庄主附过头来,对耳低语,言此地贵不可言,将来定当龙飞凤舞。天机不可泄也!叮嘱再三。庄主让其点穴墓地,南蛮子应允,便在牛背上点了一穴。牛家林遂迁墓至牛背处。后果应验。

明正德年间春三月望日,有一中年汉子衣新帽鲜,手拿折扇,如富商仕宦,相貌堂堂,龙态虎步,安闲悠然。身后跟一清眉高颧老者和一俊俏魁梧青年。那中年汉子踱进村前酒店。酒店在一巨柳下,酒旗高扬。酒店三间,石墙茅顶,周遭遍植桃杏,门前摆陈三五亮桌儿,石质,呈肝紫色,光泽亮润。屋内两明一暗,明间亦有四张桌儿,核桃楸子木的,做工精细,椅背挡板透雕双梅花鹿双麒麟。此店乃兄妹合开。哥当炉司厨,妹打下手兼招呼服务。那日不巧,哥去姑家帮忙盖新房,数日方归,只剩下妹子凤姐儿一人照应。清明节刚过,客人稀少。凤姐儿无事找事地忙着。

那汉子进屋拣正北一张桌子面南坐了,老者和青年打横相陪。凤姐含笑招呼一声,沏上一壶蜜煎桑叶茶来。那中年汉子自一瞥见凤姐儿,便不错珠儿,似粘在了凤姐的头面身段上一般。别说是这汉子,凡是进这酒店的人,没有不钦羡凤姐儿的。别说有眼的,就是瞎眼缺视的,只要一听凤姐泉水叮咚的悦耳之音,便也不由自主地咂巴舌头儿,伸长耳朵尖儿。那凤姐儿生得好模好样好身量,昭君可画,西施能描,凤姐儿却有画不出描不出的俊逸;绿珠可书,经佛可著,凤姐儿却有书不出著不出

的韵致。那神那态,那眉那眼,举手投足,顾盼之间,无不流光溢彩,千娇百媚。她一来,便如日月双出,蓬荜生辉;她一走,即使黄昏骤至,也有暗香浮动。面对凤姐儿,就是皈依了佛门涅槃了俗念的高僧亦会动心,何况在滚滚红尘之中整日价打滚儿的凡夫俗子。

老者会意,自搭囊中取出一锭十两的银子放到桌上,说,姑娘,此银将去,可将可口儿的菜蔬果品肴味弄几样来,再烫上几壶好酒。凤姐儿抿嘴儿一笑道,客官太客气了,村野小店,只有熟狗肉,熟驴肉,酱鹅儿,黑驴胜儿,春鱼儿,豆豉儿,豆瓣酱儿,煎三角儿,炸香椿儿……老者听了炒爆豆儿似的报菜名儿,便拈须笑道,不拘多少,但凡店里有的多多将来,银子便全归你了!凤姐儿嗤儿一笑,靛窝如豆,道,你这大爷真逗,想必是出门碰了聚宝盆,不然就是儿子坐了万岁宝爷,家有金山银山?着实用不了那么多。待会找回几两,你老好当盘缠儿。老者肃然道,姑娘不必多言,快去预备吧,余下的银子算是赏你了。凤姐吐了一下粉舌,扮了个乖巧的鬼脸儿,然后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将银子托于掌中,玉树临风一般走了。那汉子张着口一直把凤姐儿送出屋外,木然如雕,久久回不过神来。

不多会,如凤姐儿先前说的一一摆上桌来。酒是村醪,但却是上好的高粱烧酒,半斤的锡壶,烫了四壶。那汉子打熬不住,起身相让,说恳请姑娘作陪,也好斟酒。那老者见说,对姑娘点了点头。凤姐儿虽然年刚二八,但却冰雪聪明,谢过后下首坐了,一一为客人斟上热酒,说,今早喜鹊上柳,喳喳叫了三声,就知今日必有贵客降临,果然应在三位身上。村野茅店,没什么好吃的。如果家兄在,还可做几个拿手好菜,眼下也只好将就了。凤姐儿我虽生在村野,见识少,但待客以诚的理还是懂得的。俗话说,人敬水也甜,来,我先敬三位贵客三盅。这第一盅酒祝你们福星高照!那汉子一脸幸福,连道好好,先自干了八钱蓝花盅儿。那老者那青年也随后干了。凤姐儿环视一遭,微微一笑,先轻轻就盅边儿一抿,然后一饮而尽。凤姐儿饮罢,就袅袅立身,先为汉子布了一道狗肉,又为老者和青年布了一道,说,这是村养的犬儿,十几年了。老人言,十年狗肉金不换,一顿三斤香十年。东海龙王闻香至,十全大补祛风寒。说罢莞尔,又为客人斟上了酒。那汉子道,好吃,好吃!口内嚼着,嘴上说着,目不离凤姐,不住点头。凤姐儿举起盅又道,这第二盅祝三位贵客鹏程万里!说罢先饮了。那汉子同那老者及青年也干了盅。凤姐另拿一双筷,又为三人布了一道驴肉,道,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家兄煮时加上了丹参首乌百合十几味药料,补气益中,畅快百穴。请尝!凤姐儿说到天上的龙肉时,老者便目露嗔光,刚想发作,让那中年汉子以目光止了。汉子吃了驴肉咂了咂嘴道,果然是天上无有地上无双的美味。凤姐儿举起第三盅酒道,这第三盅酒祝三位贵客处处平安!三人干了,凤姐儿为他们布了驴胜儿。

那汉子道,请问姑娘,这道菜何名?有何妙处?凤姐听了,本来酒晕红了双颊,此刻便腾地红了满面,但并不失礼道,此乃驴胜儿,又唤驴欢喜,妙用自知。那汉子哈哈大笑着,说得妙,解得妙。驴胜妙用不可言,春江水暖鸭先知。言罢又哈哈大笑。那老者也微微地笑了。那青年则懵懵懂懂,不笑不言,只管夹了来吃。

凤姐儿斟上酒后道,三位贵客,容小女子失陪。小女子酒浅,请你们开怀畅饮,慢慢享用。我去为你们准备饭去。

那汉子招招手道,刚饮得好好的,为啥说不胜酒力?再说,才饮得三盅,尚缺一不是四喜。

凤姐儿道,你们远来,不比乡人。陪饮三盅,已尽地主之谊。君在江湖,不曾闻桃园三结义耶?

那汉子道,此言不谬,果是江湖待客之道。俗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饮酒醉与不醉全在心情。心情不好,借酒浇愁愁更愁,说不定一杯便醉,心情好,反而愈喝愈酣畅。今天,朕——

凤姐儿接道,什么针?是衣裳挂破了么?

那汉子哈哈一笑,忙说,今天真是为你而来。你这地不仅山好水好风景好,人也好。好者女子也!妙者少女也!你就是那万绿丛中红一点,你就是那辽阔江天一好妙(浩渺)啊!你若走了,这酒便饮不出劲道。你若不陪,这菜便品不出味道。君不闻秀色可餐一说吗?

凤姐儿道,小女子没念过书,识字不多,所知也不过村野俗说俗道。说话难免失检,有顶撞冒犯处,还望三位海涵,不以为忤。既然这位首席客官这么高瞻在下,在下就再陪三位饮几盅。这样,你们都是男子汉大豆腐,在下是一区乡村弱小女子,你们让我个码头,我饮半盅,你们饮一盅。就这样,我也难得撑握下来,但恭敬不如从命,请!

如此,又喝了六顺当,八面来风,十全十美。此时那汉子也有了酒了,不止红光满面,且面呈紫肝色了。那老者早已来到院中就石桌饮茶,那青年则到屋后欣赏景致。屋内就剩下了那汉儿和凤姐儿。凤姐儿早已喝得面如芍药了。不过憨态稚气尽露,醉眼如星,益发让人垂怜。那汉子早已按腕在手,从上首位移到下首位,与凤姐儿挨坐到了一处。

凤姐儿又勉强饮了两盅,告饶道,好大叔,我实在不能再喝了!

那汉子道,不要叫大叔,叫大哥!再叫大叔我就恼了!难道朕在你眼里就那么老么?

凤姐儿道,不,不,年长为尊,不能见了丈母娘喊大嫂子吧?叫你大叔,你沾光,我吃亏!好好好,叫你大哥。不过,你认我这个妹妹也不能白认,得受小妹一拜。

凤姐儿说着咯咯笑着抽出手,就要下拜。那汉子慌了神,一把拉住凤姐儿,说,莫拜莫拜,哥说的大哥不是那种结拜的大哥,随便叫叫就行。我是喜欢上你了!傻妹子!

凤姐儿瞋了一眼，那一眼差点没把汉子的魂儿瞋掉。在汉子眼中，这一瞋才有风情，才有味儿。他顺势将凤姐儿拉入怀中，亲了一口。凤姐使劲推了他一下，生气道，那有你这种大哥，一点不放尊重！难道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这个道理。让人瞧见了成何体统！

汉子笑了，道，凤姐儿，你不知你自己长得多么水灵。哥是男子，见了你这样的妹子，不亲你一口就是傻子呆子。男女授受不亲是骗人的，果真那样，还怎么生儿育女，这世上人不绝根了么？凤姐儿伸出一指在那汉子额上使劲点了一下道，咱们互不相识，叫你大哥也是让你赚便宜，那似你这样没脸带皮的！

那汉子道，凤姐儿，你今天说啥都可以，大哥我不恼。只要你答应我，和我好就行！

凤姐儿道，哎哟哟，你这个人真不是磨道里的驴，怎么不缠磨光缠磨人哩！手也让你摸了，脸也让你亲了，要说恼是我恼，怎么也轮不上你恼，是吧？你别隔着锅台上炕，蹴着鼻子上脸！和你说，你要再不放些规矩，我可真恼了！只要我一咋呼，卧牛庄的人来了，可有你们三个不识趣的好瞧的！你要是再木乱，我可要喊人了，啊——那汉子忙伸出一手捂住了凤姐的嘴道，别喊别喊，大哥不是瞧你可爱，和你闹玩儿吗？怎地就当真！来，坐下，咱们继续喝酒。凤姐儿道，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坐着喝酒，我凤姐儿就再陪你一会儿。可别腊月里生人——动(冻)手动(冻)爪的！

那汉子道，好，好！悉听吩咐。不过，哥也不能让你白叫。说着从手上褪下一枚白玉环儿，不由分说，捉过凤姐儿的手就套在了中指上。又道，就算当哥的送你的见面礼儿。

凤姐儿忙褪下来，塞到那汉子手中道，无功不受禄，酒钱你们付了，这东西你就留着吧！我们穷苦百姓家的孩子，戴上这东西不吉利！那汉子笑道，凤姐儿凤姐儿，你真傻，这羊脂玉环儿价值连城，人家想得都得不到，你呀，送你你不要，你真傻透气了！凤姐儿道，大哥不知，我们穷苦百姓虽穷，但不贪财。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想，我一个弱小女子，一下子戴了这么值钱的东西，惹眼吧？若碰上不义之徒，说不定我还得赔上一条性命哩！

那汉子道，说得有理。那么，我送你个保身的物件。说着一掀长衫，解下一个龙形玉佩，递给凤姐儿，道，你戴在身上，可保无虞。就是有人见了，也不敢抢，谁抢了便犯杀头之罪。有这玉佩，就是县官见了，也得给你下跪！

凤姐儿笑道，这可是个好东西。想不到这么个捞什子有这么大能耐！前些日子，县大老爷来此巡防视察，在我这酒馆里搅了一顿，一个子儿没给。有了这个东西，他再来了，我就不怕了。他果真见了这东西，给姑奶奶我下跪，我就说，起来吧，把上次欠姑奶奶的酒钱还上吧！我不信，这个买卖这么灵验？

那汉子一直笑眯眯瞧凤姐儿眉飞色舞地说话，见她怀疑，忙接口道，千真万确！若有半句瞎话，那可

真要天打五雷轰了！凤姐儿忙伸手去捂那汉子的口，道，凤姐儿我信了还不成嘛，干么发那么大的贼誓！那汉子忙说，不重不重！拉过凤姐儿的手放在嘴上亲吻起来。凤姐儿嗔道，嗨嗨嗨，这是凤爪儿，不是猪蹄儿，别啃起来没完！那汉子笑了，忙道，说得妙，说得妙。凤姐身上，手是凤爪儿，脚是凤蹄儿。你就是一只凤儿，哥是龙儿。咱俩合在一起就是龙凤呈祥。咱俩要是在床上就是龙飞凤舞！凤姐儿嗔道，好不知羞，好不要脸！你说这话也不怕让大风刮闪了舌头。这龙也是你随便僭称的，要是让当朝天子知道了，不灭你九族算你有本事！那汉子道，你怎知道？凤姐儿道，听说书唱戏听来的呗！想那真龙天子住在皇宫里，也不是一般百姓能见得着的。再说，他也不到这穷乡僻壤之地来！那汉子微微一笑道，凤姐儿，他要是来了，并且看上你了，你怎么办？凤姐儿红了脸儿低了头儿半天没吭声。许久，才说，我也不知怎么办？打小没经过。那汉子咳了一声道，朕在此，凤姐儿还不快来接驾！凤姐儿抬头一看，忍俊不禁，边笑边指着那汉子道，大哥呀大哥，你怎么装猫变狗的净吓唬你妹子呢！那真龙天子万人之上，一国之君，相貌堂堂，凛凛一躯，出则千军万马，旗辉煌，入则群臣伴驾。有你这样儿的么？噢！就是七品县太爷出衙，还有三班六房衙役羔子跟屁虫似地相随。大哥，你可别吓唬小妹了，小妹村野之人，没见过大世面，不禁吓！一吓吓一头头发！那汉子正颜厉色道，朕在此，凤姐儿赶快伴驾！说着脱了外边套的长衫，露出了里面的黄龙袍。凤姐儿一看傻眼了，心想，坏了，瞎猫碰上个死老鼠，不，这是，这是……咳，先不管他，反正是祸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且和他假戏真唱着，真的假不了，假的也成不了真。若是假的，欺君之罪是他不是我；若是真的，权且拜他一拜。刚才那一阵浑闹是他挑逗再三，再说他脸上又没记号招子，怪罪不得。想到此倒也坦然，一振鬓发，敛衽下拜，道，民女凤姐儿拜见圣上。那汉子笑道，爱妃凤姐儿请起！这汉子正是好打野食的馋猫风流皇帝正德。他一把拉起凤姐儿，相拥来到窗前，问：你看窗外那桃花艳不艳？凤姐儿道，艳。正德老儿笑道，好，朕就封你桃妃！朕这次微服私访，有幸识君，真乃老天有眼！真是不虚此行啊！哈哈！正德说罢，遂牵凤姐儿手来到酒店里间，亲手为凤姐儿解衣宽带，并戏言道，刚才你让朕吃了驴胜儿，现在一还一报，朕要你尝尝朕的龙胜儿……正德在此留连三日，对凤姐儿是抚爱备至，温语有加。临别许下宏愿，言私访归来，定接入宫中共享荣华富贵。临别洒泪，依依难舍。谁知正德一去不返。凤姐身怀龙胎，日夜翘盼。受尽了流言蜚语，尝尽了世态炎凉。后生一子，母子相依为命。她常去河边洗龙子尿布，此河遂名臭布河。

光阴荏苒，龙子长大，朱姓，繁衍开来，渐成大族。牛姓附望，在牛字两旁加了两点，也随朱姓，遂改卧牛庄为朱家庄。后又一长安风水先生至此，又发慨

叹,说此山风水宝地,只是这卧牛山风水已破,否则,贵不可言。村人请教,该先生说,此牛是一雄性公牛,胯下有一对金蛋,可惜让人盗去了。雄牛没了蛋等于被割,只能卧着,站不起来了!村人遂将南蛮子如何看风水,后正德皇爷如何私访到此幸凤姐儿一应故事说将开来。那长安的风水先生顿足道,是了是了,那对金蛋是让南蛮子盗去了。不然应出一代帝王。正德之后必嘉靖也,是其弟也!也好,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明朝不是亡了么?此乃天意。也怪凤姐儿性过刚过强,她等正德接她母子入宫是等不来的。从来皇帝老儿到处留情,但又多健忘,他们是广种不收啊!

村人问可有补救破解之法?那风水先生道,天道自然,日月精华,非一日之功。覆水难收,只要广植树木,耕读继世,补些小风水还是可以的。植树植富,读书明理,仁德之本。能如此出几个小财东小名望,大家得个平安也应知足了。朱家庄人从此每年至春必动员植树,村街河畔,漫山遍野,遂郁郁葱葱,倒是别有景致。劝童入学,也很认真,不图功名,只图写算明白。

朱家庄后世沧桑倒是让风水先生说中了不少。语言是信息,只要出口,总有涵盖之处,机率大小多寡不论,总是有的。江海口岸,通衢大道,便利商贸是风水;名山胜水,引人入胜,便于参佛悟道办书院讲学是风水;雄关险道要冲利军戎兵家必争屯城据守是风水;沃野千里宜农桑丰粮仓国之依重筑城布镇亦是风水;高山峻岭高不可攀,古树碧泉呈灵透性,可大观可小睹,凡给人以震撼启迪者,凡发人深省以娱悦者,皆是风水。风来气畅,水过滋润,人类生产生活繁衍须臾所不能相离也。无风则气浊,无水则万物不生。风过大则损,水过剩则溢,易成灾祸。然大风起兮云飞扬,水浩淼兮天地广,大风大水方有大胸襟大气魄大历练。人法自然法天地,自然天地赋人以精气神,是有千差万别,是有气象万千,是有秉性肤色气质习俗之不同,是有贫富聪愚之先后更始,是有寿夭健弱之各异。大千世界炎凉布局参差不齐,居久则惯,相习则亲,惯则成俗,亲则性随。所以择风水者,顺自然而趋利避害也,驱相克而就相生也。万物皆择地而生,择优而茂,相机相时,所以有繁衍。早生蚂蚱涝生鱼,涝收山岭旱收洼,物种随缘,生而灭,灭而生,更而复始,没有尽期。地有寒温炎,物种凭感觉,各有其床,各有其钟,眠醒自知。事有易难艰,人凭经验,附高就低,选择取舍,竟取自由,所以人为万物之灵长。风水者,择利大害小之地延生命兮!之所以风水演绎玄而又玄神而又神,是风水先生赖以糊口取利愚民自保尔。况混沌世界,朗朗乾坤,茫茫宇宙,星汉广袤,非一人一代一时所能尽识尽知,只是故妄言之故听之罢了。就朱家庄而言,生就的卧牛山,天成的牛望河,生民择之居之,只要与山一体,与水一气,与山与水相依为命,敬山水如父母,爱山水如己出子女,也便相得益彰,如影随形,至于风水先生参勘与

否,无管宏旨大要,该发生的事必定要发生,否则也就没有七情没有六欲,也就没有故事了。清朝末年朱家庄出了个人物朱瘸子,是个卖油郎。朱瘸子三岁没了爹,与母亲相依为命。朱瘸子原本不瘸,无奈少时顽皮,七岁那年,塾里放假,与一伙顽童去桑林里爬桑树摘椹子吃。见桑树之巅有一枝,紫椹儿不仅熟得透且稠密,欲折一枝带回家去敬娘亲,孰料枝高且柔,难以承荷其重,结果枝断,呀的一声,参娃儿似的跌下,摔折了左腿。伤愈后走路一跛一拐,便得了朱瘸子这一别号。父亲在世时,本家道殷实,属小康之家。父亲希望这独生儿子能够有些出息,改换门庭。病逝前牵着朱瘸子的小手嘱咐妻子,一定要供孩子念书,即便不能光宗耀祖,也可安身立命,不能当白脖儿。父亲上了十几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考了三四场,连个秀才没中。若不是病魔缠身,他还继续咬定秀才不放松,一直考下去。如今撒手人寰之际,怎不把自己的未了宏愿托咐儿子呢!当时朱瘸子年龄虽小,却听懂了父亲的话,他说,爹,你放心,孩儿一定要中秀才!说着伸出小手擦去了父亲流到鼻凹里的两行浊泪。说是说,干是干。朱瘸子虽不乏聪明,“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虽背得滚瓜烂熟,但毕竟是孩童。父亲在时惯他,父亲殁了,母亲想他是没爹的娃儿更是娇他。摔折腿后,朱瘸子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俨然大人。为他治腿,卖了几亩好地,家境一年不如一年。读到十五岁,便自行决定不再读了。那时家境日窘,母亲患病,连请医抓药的钱都没有。他告别塾师,回到家中,把辍学的决定对母亲一说,母亲大怒,不顾病体,抄起那根断折的桑棍就打。朱瘸儿亦不躲闪,任凭母亲惩罚。母亲只打了两下手便软了弱了,问:你这个孩子,娘打你你为什么躲?他答道: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母亲打几下出出气应该的。母亲含泪又问:你如何不经我同意就辍学不读,如何成就你父对你的期望?我死之后,该有何颜面于九泉之下见你父亲!朱瘸子答道:母亲息怒。目下当务之急是养家糊口,以解燃眉之忧。母亲怀恙,儿在塾馆怎能安座?坐以待毙,命都不保,何来功名利禄!母亲无言,扔下桑棍,一下抱过儿子,哭了一声我的又孝顺又苦命的儿啊……

朱瘸子从此便投奔二十里路外开油坊的表叔,当起了卖油郎,整天挑一对油篓下乡走街串户卖油。一篓三十斤,一担陆拾斤。初时十分艰难,肩都压肿了,走路又不方便,风霜雨雪,受了不少难为。半年后,便习惯了。朱瘸子为人笃诚,虽有“紧提酒慢提油”之说,他并不钻营,总是将大小油葫灌满了,靠近油篓,轻轻一提,就为客户灌上,这样油数不仅足且有余。客户都是四乡村民,也都以诚换诚,专打他的油。朱瘸子还有个好处,不护短,人家喊他朱瘸子他也不以为忤,照旧笑喜喜应允,神态自若。不仅农家村户喜欢和他交易,就是街镇饭馆酒铺客栈货栈也都成了他的固定主顾。他做生意灵活,可赊可欠,没

有现钱,愿以豆子换也无不可,因此生意做得红火。大雨大雪出不得门,他就帮助油坊筛豆选料,帮助榨油,一应杂活,不喊累,不嫌烦,深得表叔喜欢。挣了工钱,不仅把母亲的病扎裹好了,且还存有余钱。余钱也不放在家里压炕头,总以比别人低的薄利放出去,因而又得些利钱。他懂山不拒细壤海纳百川的道理。二十五岁那年,朱瘸子挑了一担油下乡去卖,路见一女子晕倒在路旁,忙将油篓往路边一撂,背上那女子回到家中,又急忙去请来郎中诊治。原来那女子是饿极而昏,并无什么实病,在喝了母亲特意为她熬的小米饭油之后,便好了大半。郎中把脉之后,又开了几付散郁补气之药,服后便没大碍了。

那女子河北沧州人氏,姓柳,小名莺儿,因家乡受灾,与父母讨荒出来,一路颠簸,父母相继得病客死途中,剩下她孤零零一人,沿街乞讨。一天讨到一大户人家,那家见她年轻便留下当佣人。主人外出归来,见她颇有姿色,夜闯其宿处,企图施暴,她挣扎呼喊。主家婆悍闻风而至,手执棍棒,先打她丈夫,骂他老淫棍。继而又打她,骂她是专门勾引主子的小骚狐狸精,连夜赶将出门。她又成了叫花女。那天实在是饿极了,不知不觉饿昏路旁。她一再感谢朱大哥朱大娘救命之恩,说若不是路遇好心的朱大哥,她就饿死道旁了。

那姑娘年刚二九,一洗一换,立即脱了个胎似的,一对湖色大眼忽忽闪闪如双蝶起舞,一根大辫黑油油在腮瓣子上悠来悠去,一对小酒窝不大不小嵌在腮前,时隐时现,一口玉齿石榴籽一般整齐灿烂。在朱家住了半月二十天,饭食精,油水好,朱大娘又格外体恤她,满脸菜色一扫,白晰红润如指甲桃花开,疲弱之躯也渐丰满,裹缠的小脚虽比不上三寸金莲也仅四寸有余。人前一站,不光把朱母照得眼花,把个朱瘸子也照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朱瘸子虽然家境转好,但由于腿病,不是人家女家嫌他腿瘸,就是他嫌女丑,高不成低不就的搁延下来,二十五了依然光棍一条。担油卖油走街串户,见的姑娘媳妇何止万千,那里面又有上好姿色的,归来便不由在心里打量品味,在床上烙油饼儿滚碌碌儿。见得再多,也只是眼撑煞心饿煞。如今见柳莺儿一表人物,如打苞的秀荷一般,如何不心猿意马。那一双眼就似饿狼似的,盯上就揭不下来的份。若眼是口,早就把人家含到口中当糖吮了。凡到打熬不住时,便担起油篓急匆匆逃离,惟恐怕犯了“非礼勿动”的戒条,但在路上无人处,便高声吟唱一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或是背诵一段“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后经表叔来撮合,朱瘸子方与柳莺儿结为夫妻。那可真是地连理,在天比翼。表叔也喜欢柳莺儿,又器重这个表侄的为人,为撮合这么一对儿夫妻深感骄傲。如今他年事已高,一个儿子在南方随衙书办,官职不高,但无意承继父业,他早已有歇业休闲之意。他爱怜这小两口儿,便把意思告诉了朱瘸子,让他承业,把设

备搬运过来,自挑门户开油坊。朱瘸子满心欢喜,与母亲和柳莺儿一商议,都一叠声撺掇。当他回应表叔时,表叔为了给他鼓劲,开了个小小的黑色幽默说,表侄,限期三年,归还成本,若是干赔了,就把柳莺儿典与我。当时朱瘸子狠狠剜了表叔一眼道,好,就依你言!想不到表叔耄耋之年还有少心。表叔哈哈一笑道,凡人,贵贱老幼情通一理。岂不闻孔夫子云:食色性也!

朱瘸子把油坊盘到朱家庄,赁了同族一所空院,打扫粉刷一新,又盖了数间敞棚,榨油营业那天,把庄族长等头面人物请到家中,鸣放鞭炮,张宴庆贺。随即开始了忙碌而紧张的油坊生涯。朱瘸子请了一个师傅,雇了两个油工,批发零售,一时间红红火火。那柳莺儿虽是女孩儿家,但粗通文墨,除了做饭炒菜让雇员就伙,还兼作记帐。头一年略有结余,第二年红利翻番。第三年上,依柳莺儿的意思,朱瘸子向表叔借了一大笔钱,一下子购进三万斤豆子。豆子购进后不到两月,豆价猛涨,朱瘸子万分惊喜,夜间对柳莺儿格外用心。二人极尽鱼水之乐之后,朱瘸子搂着柳莺儿问,你怎知道黄豆要涨价?柳莺儿刚得了雨露,神情缱绻,枕着朱瘸子的胳膊撒娇道,我能掐会算的!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对我说,黄豆涨价,黄豆涨价!朱瘸子把柳莺儿接紧道,你真是我的好老婆!今年咱们不光能把所有的欠帐还清,还会发个大财,这都是你的功劳。年底赢利结清,一定给你打造个金戒指银耳环。柳莺儿将朱瘸子的手从乳房上拿掉,说,你呀,真没出息!朱瘸子问,我怎么没出息?没出息能干起油坊?柳莺儿道,赢利图得是发达,我才不稀罕什么金戒指银耳环那劳什子。你要是真对我好,今后就永远别娶小,永远对我好!朱瘸子笑道,我还当啥事,原来你还担心这个!和你说实话,你是上天赐给我的,你是天底下最好的!这下你该放心了吧?眼下啊,咱日子过得还可以,照此下去,不愁往后没好日子过。论过日子,精打细算,你比我强一百页子。往后,这家政大权就由你来掌,一切由你说说了算!我这一辈子,时来运转,全是因为有了你。如今,我这个卖油郎独占花魁,知足了。不过,也不是没一点心事。柳莺儿问,啥心事?朱瘸子叹了一口气说,这一,你得为我生个儿子,有了儿子才有奔头,才成真正个家!柳莺儿嗔道,我知道你肚子里就有这块心病!你那花花肠子里的小九九啊,我闭上一只眼也看个八九不离十。要是过穷日子苦日子,咱们夫妻俩虽然含辛茹苦,却能相依为命一辈子。可又不甘心,总想过得好一点,盼着过成个大财主。可这日子要是红火了,

果真过得粮满仓银满箱的,保不准你无讨小的想法,要是我不生产,或是只生丫头片子,讨小便有理由了。朱瘸子道,你看你,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往邪里想。你就不拣些吉利的说?柳莺儿道,今夜咱俩既然啦开了道儿,不如索性来个竹筒里倒豆子,把

心里想的昏昏晃晃的都拾翻出来,见见心,痛快痛快。这一个锅里摸勺子最怕一人揣个小心眼儿。俗话说,买卖好干伙计难搁!朱瘸子道,怎么又扯到买卖上去了,咱俩不是伙计,咱是一根线上拴的俩蚂蚱,是夫妻!柳莺儿笑道,谁说不是呢!可这夫妻之间最怕同床异梦!我如今也给你个定心丸吃吃,这一,要是我不会生儿子,你可以再讨一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孔老夫子说的,再说这个世道也兴。这二,待我人老珠黄之后,你也可以讨小。朱瘸子闻听急了,道,你看你,今天这是怎么了?真让人摸不着你的脚了!柳莺儿笑道,急什么?让我捅到你肺窝子挠到你那痒痒穴了吧!和你说,朱大哥,有些话是从夫妻情分上说的。有些是从恩情上说的,有些是顺这个世道说的。按理,这我命是你拣回来的,无论你干什么事,我都不拦你,因为我欠你一份厚厚的人情!我早晚要还你这个情!我不是人家那种什么情面也不讲的死榆木疙瘩!朱瘸子道,别再什么情不情的,我救了你一命不假,可那是积德行善,谁碰上也不能见死不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再说,救了你我也没吃亏,让我拣到一个俊俏风流可人意可人疼的媳妇。这是上苍给我的考验,也是老天对我的报答!我朱瘸子,二十大几了还打光棍儿,有了如花似玉的你,我还奢望什么?你要再不信我,我可对天盟誓!我朱瘸子要是有三心二意,天……柳莺儿忙一把捂住丈夫的口,道,嗨嗨,值当的么?咱们不过是说说话交交心而已。这话咱不再提了,一张纸掀过去了。你说你第二个心愿是什么?朱瘸子说,人生在世,无衣无食时但求温饱,没命时求命。这命有了,温饱有了,便求名利。如今咱小利也有了,便剩下个名了。父亲临终,曾拉着我的手,希望我能求个功名,这是他老人家的夙愿,也是我的夙愿。前些年只求温饱活命了,把功名误了。我也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想着等有了合适的机会,捐个秀才,充充门面,以慰黄泉先父之灵。再无他求!柳莺儿道,你有上进之心,我当然高兴。闲时,你结交结交县太爷学政等官场之人,合适时捐一个就是了。朱瘸子闻听,当下把柳莺儿紧紧抱在怀中亲个不了,口里不住声地道,小亲亲,你如此善解人意,我真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了咽了……

三年后,朱瘸子的油坊一发而不可收,旧房全部翻盖不说,又选了块地,买下来,盖了三进的带后花园的一所豪宅。秀才也捐了,只花了二百两银子,赶上最后一班车。光绪三十一年春捐了秀才之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老佛爷慈禧太后就诏书全国,诏曰:“……著即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历经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朱瘸子若是再慢一拍,也就只好遗憾终生了。在此之前,湖广总督张之洞代表有识之士上了一道奏折,云:“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数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即永

远不能争衡各国……”奏折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奏折后转到慈禧太后手中,于是才有了那一纸废除科举制的诏书。

朱瘸子当了秀才,先去父亲坟上化纸告慰,然后大张宴席,大宴三天宾客,县太爷亲自到门祝贺,余皆如蚁附膻。并请了两戏班子对台唱戏,唱了三天。一时间,朱秀才名声大震。宴席上,由山西会馆会长牵头,又盘进一家酒店,在县城设了铺面,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有了银钱,人更场面,结交更广,名声更大。有了银钱,广置地产,四外八乡都有他的田产。田产包租出去,只收租子。十数年间,便过得圈里骡马牛羊成群,仓里有陈粮万石,成了本县首屈一指的大户。柳莺儿为其生了三女一男。儿子女儿皆去学堂念书,有的去了京城,有的去省城读了乡师。家中雇着十几个长短工,佣人七八个,酒店油坊工人上百。谁不说卧牛山的好风水让朱瘸子一家独占了。

朱瘸子发家后,倒是十分注意积德行善,平时修桥补路,在村里捐款办了义学,出资修了光明寺,对村里有灾有难的也没少接济。逢到贱年,赈灾放粮,设粥棚施粥,人称朱善人。

有一事朱秀才也难免俗,五十几岁上讨了一房小妾,六十岁上又讨了二房小妾,六十六岁上讨了第三房。对此,柳莺儿并不干涉,且很知趣,自讨了老家的宅院,独静独修,连当家的钥匙也交给二夫人。有时朱秀才到老宅子里找她喝茶聊天,她亦然相敬如宾。

朱秀才由于腿瘸,不惯骑马,于是请人打造了一顶上好的轿子,光银钱花去了三百两,比县太爷的不知要贵重多少倍。无论走府串县拜会各路要员,或是下乡巡视,必坐了轿子去。就是去牛头寺降香赶庙会,也是让人抬了上去。真是又排场又醒目,谁见了都肃敬以待。这轿子让在他家放牛的小罗锅羡慕不得了,常乘人不备,偷偷钻进去坐上一时半刻,过过穷瘾。又怕被朱秀才碰上,常钻进去屁股没坐热,便又猴般哧溜钻出来。柳莺儿一九四五年病逝,没赶上土改,人说她有福。这朱家庄一九四六年土改,朱秀才可是“双料”,地主兼资本家,土改工作队见他年事已高,对他网开一面,没游他的街,但站台子是少不了的。地分了,粮分了,房子分了,这些朱秀才都不太心疼。儿女都在外地城里干事,都已成家立业,也无一个肯家来继承他的产业,他只是定期给他们分寄些汇票,表些老人的心意。他最不能忍的是将他的第三房夫人和第四房夫人也给分了。特别是第四房夫人小牡丹,还不满二十五岁,戏班子出身,人长得好,会弹古筝,嗓子也亮,最可他意儿。谁知竟然把她分给了一个杀猪的老光棍。“共产”好理解,“共妻”就让人接受不了。一想起,他就剜心割肺的难受。那天开斗争大会,把他喊上台去,没站半个时辰,便一头栽倒,一命呜呼了。他是清朝最后一批秀才,朱家庄第二个风云人物。朱秀才死了,下去多少年,还有人念叨他,谈他的好处,啦他的发家史,言说他的结发妻

子柳莺儿,当然也演义他的三个小妾。朱秀才死了,倒也干净利落,免了许多痛苦。若是再高寿上些年,说不定还得上几回台子。死了死了,许多冤枉债,只要两眼一闭,两腿一蹬,也就一笔勾销了。人出母胎,带来的是鲜活的生命,一辈子演绎的是生命,临了吹灯拔蜡带走的不过也是一条命。入土为安,只有大地宽容仁厚,愿去的应去的不得不去的,她都接纳。就世界来说,就人类历史来说,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包括宗教创始人)、科学理论家、文学家,都是千年一遇。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等,外国的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哥白尼、爱因斯坦、荷马、莎士比亚等。至于有创树的开国帝王,仅数百年一遇。无论什么人物,向来平庸的居多,都是岁月的过度和填充。在小圈子里小区域里他是大哥大姐,但若海阔天空的比较起来,便是沧海一粟,大漠一沙。

这朱家庄亦如此。就中国而言,火而言之不过区区一草芥,能呼来多大的风唤来多大的雨?但若搁之于本乡本土就是风云人物,十里八乡也就赫赫有名,无人不晓。放到朱家庄便成了蝎子的尾巴——毒粪(独份)儿。小罗锅就是一个。小罗锅朱姓,大名朱在相。名是朱秀才起的。这小子命硬,自下生之日起就犯克。先克母,母患七天疯而死,就是产后疯,后克父,家里穷,为了拉巴这个没娘的小癩巴,父亲便没日没黑地干。一天上山打柴,滚了崖,摔死了。那年小罗锅才五岁。爹娘已歿,小罗锅就成了孤儿。柳莺儿见他可怜,就抱来家,想当个小狗子拉巴着。那一身脏,就跟在猪圈里打了滚似的。柳莺儿先是把那一身蛭子成串虱子成蛋的破衣破裤填到灶堂里烧了,继尔烧了一锅温水,为他泡洗如漆了七八层的汗泥灰垢。打了八遍猪胰子,换了五遍水,小模小样淘洗出来了,终于见了真皮真骨。咳,一看那背,是弯的,是个小驼背。柳莺儿就对朱秀才说,你看这孩子,命真苦。将来就是长大成人,背上跟合了个锅盖似的,成个家都难。这本是实话,顺理成章地说出来的,可朱秀才听了就不是味,心里醋儿叭叭的。他是跛子,这是个罗锅,都是有残疾的人,他们同病相连。柳莺儿说者无意,却物伤其类。朱秀才当时脸上就现出了冻茄子色,他说,这叫奇人奇相!没听说刘墉刘宰相刘罗锅么?体貌不扬,可一肚子学问文章。这小子说不定也是宰相一级的,就叫朱宰相吧!于是小罗锅从此有了大号。到小罗锅上了学,识了几个字后,知道宰相是个官职,自觉无福消受,便改为朱宰相。音同字不同,叫起来顺溜,写出来看也不扎眼,也没费了朱秀才的一番美意。朱宰相入住朱秀才家,可算是掉到福圈里去了,穿的好,吃得好。没几个月,就上了肥膘了,像个人样了。这朱秀才虽是个财主,但毕竟是穷苦出身,尤其对残疾人,倍感同情。平时在路上街上遇上讨饭的有残疾的,总是格外垂恤,舍上几个子儿,并不像一般土财主把个小制钱看得跟月亮似的大。既然这未来的宰相接家来了,就得让他出息。于

是便送他进了村里办的学堂初级小学校,学人口刀手。谁知这奇相之人不好伺候,成天人干狗不干的,顺不上道。在讲台上拉屎尿尿是他,往老师被窝里放圪针是他,把茅房里的小榆树杀了也是他。茅房里有棵鸡蛋粗的小榆树,王老师年高,都六十五了,每次解手下蹲总要伸出手去去攀住小榆树,得劲省力,历久成习。这天王老师去蹲厕,褪下裤子刚蹲下,右手一扳,小榆树倒了,一腔坐到茅坑里。事后一查,原来是朱宰相所为。他乘没人,把小榆树齐根砍断,又原地插好,才有王老师坐坑一案。经一审二审三审,是宰相干的。当然不是他一人,还有从犯,是年龄稍大的孩子,但都指证主意是他出的。这事传到朱秀才耳朵里,把个朱秀才喜得前仰后合,说这小子有奇谋,从小看大,是个帅才。刘墉再世矣!朱宰相顽劣,常逃学,夏天捉蚂蚱寻蝈蝈摸蝉猴儿,秋天逮蛐蛐逗蛐蛐儿。要不就跟羊倌牛倌好,喜欢羊儿羊儿。每逢学校放假或老师有公务或赴私宴,他必逃离学校跟羊倌儿去卧牛山放羊或缠着牛倌儿去放牛。柳莺儿或朱秀才有时也检查他的作业本或描红,都不是很差。原来朱宰相用小钱雇了枪手,帮助做的。逢年过节,朱秀才总给他几个压岁钱什么的。没想到这小家伙鬼灵,挺会使钱,把钱用在了刀刃上。王老师虽然被这个朱宰相弄得狼狈不堪,但碍于朱秀才的面子,也就没怎么难为这个好捉弄人恶作剧的宰相。因为,这村里的学堂虽说是村办的,实际上都是由朱秀才一人捐款赞助的,说起来便是他的衣食父母。那次被诳掉坑的茅房事件之后,朱秀才不仅一再道歉,还给他做了两身大青褂,并在家中宴请了一顿,算是赔礼。这一来,反而使王先生不好意思,有些受宠若惊,怕朱秀才责罚朱宰相,反而说了他不少好话,替他求情,说是孩子嘛,自然少不了野性顽皮。并说,这孩子会布疑兵之阵,倒是有些奇才。想必诸葛亮当年也曾这样待师,不然如何借东风草船借箭,又如何设空城让司马懿退兵,又如何火烧赤壁水淹七军!朱秀才说,王先生不以为忤,足见浩然大度,有一代宗师风范!王先生见说更加难以承受,借了几分酒力道,如果将来有些造化,说不定王某耕读一生,也就培养了这么一个好学生。大凡能成伟器者,少时无不善恶作剧也!此话一出,反倒惹得朱秀才哈哈大笑,二人投契,又连干了三杯。为此事柳莺儿没少数落了朱宰相,罚他抄写千字文三遍,并亲自督导。那朱宰相被逼无奈,胡乱涂鸦,才暴露了请人代笔的又一聪明过人之处。想狠狠责罚他打他一顿,又心下不忍,只好将孟母三迁教子及头悬梁锥刺骨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的故事为他搬演了一遍。柳莺儿苦口婆心,讲得自己都热泪盈眶,讲得小宰相声泪俱下。事后,朱宰相脱了上衣,绑了一束荆条,缚在背上,跪到柳莺儿面前,一口一个奶奶叫着,负荆请罪。让柳莺儿和朱秀才对此举大为惊异,不仅原谅了他,还大加褒奖。一时间传为佳话,几乎就认为小宰相又是廉颇转世了。有这

一阵搬演,朱宰相只老实了仨月,便又故态复萌。他逮了一只袋数十只癞蛤蟆,在王老师上课时放将出来。一时间癞蛤蟆又蹦又爬,课堂大乱。就这样,朱宰相拉拉杂杂热热闹闹混沌沌读了四年多书,勉强算是初小毕了业。毕业那天,手捧毕业证书回到朱秀才家中,把毕业证书奉上,并说,大老爷,小罗锅不才,大老爷为孩儿取的名字太大太重,孙子承当不起。未经请示,擅自篡改一字,望大老爷责罚!朱秀才戴上老花镜一看,笑了,连说,改得好改得好!以在“代宰”,甚妙!甚妙!竖子可教也!谁知等朱秀才话音一落,朱在相又禀道,大老爷,孙儿再也不愿上学了,你说绕了我吧!你和大奶奶发菩萨之心,救我一命,又让我读书做人,孙儿无以为报,请从明日始,让我去放牛吧!我一准当个好牛倌!朱在相还是个孩子,说出这么一大堆感恩图报的大人话,着实让朱秀才感动,和柳氏一商议,感叹再三,就让朱在相当了牛倌。这人生在世上,各有奇才。朱在相放牛放出了水平,四五十头牛,大小各各有编号,各有其名,写在牛角上,常呼之,常训之,居然训练有素,呼谁谁出,有回应,有行动,令行禁止,操练得跟军队一般。他似乎懂牛语,常对着牛耳念念道,亲昵玩耍,如兄弟一般。更练就了一手绝活,有那头牛顽皮不听话,相隔三五十步,手掷石子,专击牛角,百发百中,因此,那些牛敬重他尊他为帅乖乖听话。这小子赶牛入山,如出笼之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对牛背书,对山唱歌,并把所听的评书词话一一演习,说得有声有色。都夸他好记性好口才。要说口才还有一绝,就是信口胡编,学那乞丐莲花落,有板有眼,顺口成章,让人称奇。朱秀才曾以卧牛山为题考他,他不假思索,顺口念出:卧牛山不简单,本是老子青牛变。不愿在天当神仙,跑到这里享清闲。要不是南蛮子使坏割了蛋,如今卧牛正撒欢。坏事坏在没了蛋,从此一卧千把年。人没蛋是太监,整天和娘娘瞎胡乱。牛没蛋没本钱,从此精气全玩完。要不然凤姐进了皇宫院,皇后娘娘把里攥。要不然俺朱老爷也不会当秀才,必定是连中三元当状元。要不然俺也不会罗锅腰,必定是高大英俊赛潘安。要怪就怪小南蛮,他不该得了银子偷割蛋……朱在相说到这里被朱秀才打住了,笑得喘不上气来,咳了许久才说,行了行了,好孙子,好口才!哎,这一切都是命运使然,我就当不了状元,如今创下这般家业,也知足了!说着流下了两行老泪。朱在相放牛二年,刚满十一整岁,就赶上土改,朱秀才死在斗争台上。工作队让牛倌朱在相上台控诉,朱在相上台不慌不忙说了一段:朱秀才朱老歪,卖油郎起家发大财。他凭么卖油发大财,亏了碰上俺大奶奶。大奶奶本是柳氏女,讨荒要饭倒尘埃。她心眼好她勤快、命有福星助老歪。没想到朱老歪腿歪心也歪,发家后忘了大奶奶。千不该万不该,把小老婆接二连三往家拽。千不该万不该,把柳氏女遗弃老宅院。人都说朱秀才是善人,救苦救难又救灾;人都说

朱老歪心不坏,捐资办学育人才。众乡亲把心口窝拍一拍,伸出指头掰一掰。他出门不用把步迈,一顶大轿有人抬。地里庄稼是谁种,坡里的果树是谁栽?全都是咱贫雇农,汗珠子掉地摔八瓣。要说吃饭他吃啥?一顿四碗六个盘。要说吃饭咱吃啥?除了谷糠是野菜!凭什么咱们受穷他发财,凭什么他烤火来咱打柴!如今工作队进庄来,热火朝天闹土改。分房分地分浮财,要斗老歪朱秀才。咱得感谢工作队,翻身解放真痛快!树有根娘有奶,恩将仇报是妖怪。我有今天我知恩,全亏柳氏大奶奶。我当牛倌是自愿,这与老歪不沾边。说到这里喘一口,那边老歪上了台。朱在相这一套一口气下来,满场子人齐声叫好,有的嚷再来一段。有的说,刘墉刘罗锅锅腰里装的是学问,咱小朱罗锅锅腰里装的是口才。有的说,虽然把朱秀才编排了一通。这个朱在相倒是实话实说,知恩知趣。工作队对小罗锅另眼相看,人尽其才,便把他编到土改工作队宣传队里,成了土改工作队里最小的工作队员。他还被别的乡的土改工作队借了去,作鼓动宣传。土改结束时,朱在相被工作队评为先进宣传员。他分了三间瓦房,他不要,他要了两头牛犊和喂牲口的两间土屋,他说他喜欢牛。他的事迹上了工作队宣传简报,一下子成了全县全区的名人。朱在相本想把那顶轿子分在自己名下,他说不清为什么,他喜欢那轿,他觉着坐轿威风。要不是王老师病倒,工作队派人用轿把他送回老家王家寨,那轿留下了没往回抬,他真想用自己的两间屋换那顶轿子。

朱秀才死在斗争台子上,一口气没上来憋死的。有人说朱秀才抽大烟,一挨斗捞不着抽了,犯烟瘾死的。有的说是老婆被分,急死的。不管怎么说,朱秀才死了。朱秀才死了,工作队也没难为他,让他占了他为自己预备好的柏木棺材,六寸板,大漆漆了的,很气派。只是送葬的人少,他的儿女没全回来,只来了两个闺女,也没哭,埋了棺材后就走了。朱在相半夜里去了朱秀才的坟地,哭了一场。朱秀才的墓地是早就选好的,坟也早修好了。柳氏柳莺儿早死一年,已占了半边,工作队就成全他让他占了另一边,算是夫妻团圆。朱秀才没有大恶,人们恨不起来。朱在相哭完后就回了牛棚土屋。由于朱在相人小,自己没法起伙,就暂时让他与朱秀才的二房夫人权氏搭伙,让四十岁的权氏照顾他的生活。朱在相是在权氏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平时喊她二奶奶。权氏自己没生育,也巴望有个伴,很愿意。朱在相人小,既然工作队同意了,也就不无不可。留给权氏的是老宅子,五间瓦房,东西厢房各两间,两间南屋,两间栏。这样,朱在相就连人带牛一起搬了过去,他分的粮食就与留给权氏的合在了一起。平常朱在相出去放牛,来家有做饭的,衣服破了有人补,冷天蹬了被子有人盖,看起来就跟娘俩似的。留给权氏的一亩养老地和朱在相分到的二亩地合在一起种。耕种都找代耕队,管饭管草料,工钱等收了粮食折算给粮食。锄地薅草管理,是

娘俩的。日子平凡而安稳,无声无息。解放后入社时,朱在相又是积极分子。说实话地他早种够了,他最讨厌的是种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夏天不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汗也往眼缝里流,杀得眼珠子生疼。他个不足一米五高,驼着背,一天下来,夜里睡觉直咳嗽。他还是喜欢放牛。牛听话,赶到山沟里,沟两侧有草,中间是长流水,清冽甘甜。渴了,趴下喝上一肚,到树荫凉里一躺,用席夹子一盖脸,就是大半天。胡思乱想想媳妇,做梦梦见自己坐八抬大轿。精神头来了,就去河沟里捉鱼摸虾扣螃蟹。他喜欢扣螃蟹。那螃蟹有两种,一种就在水边石块底下藏身,一种在沟边岸泥里做窝。它们白天躲在石板下或窝里,夜晚便出来吃牛粪。要是掀石块掀着一满家子,那才过瘾,大螃蟹小螃蟹各寻生路,纷纷乱爬。到岸泥中扣掏也很有意思,拨拉着漫盖的碧草,见一混浊处微微泛泡,那里面就是螃蟹窝。螃蟹出门进门后那泥便自动封闭,也正因它们不断出入有痕有迹而与别处不同。有的洞很深,须将整条胳膊伸进去,方能够到蟹床,把正在打盹养神的螃蟹们一只只擒将出来。逮够了螃蟹,他就找一有荫凉的沟边小沙滩,将四五只螃蟹放上,画一个大圆圈让它们在圆圈里爬。谁若是想冲出国界逃走,他就用小木棍在他们灰褐色的盖上敲两下,以示惩罚。一敲,它们就原地不动,缩回探目,收回双钳六爪,龟缩不动。稍顷,只见双目如蛇头伸出,如用手拿着一根,张开钳口,伸出爪子,迅速移动。有时他静静观察蟹爪在沙上留下的爪痕,有钩有划,如梅花篆字。他感到写得很好,便用树枝摸划,只是认不得。有时百无聊赖,他就想心事。想权氏。权氏是祖国解放那年游走的,到什么地方去了,没人知道。他曾觉得自己有罪有责任,有时又觉得自己无罪无责任。权氏待他不错,像娘又像老大姐,烧汤做饭,嘘寒问暖,缝补浆洗,一应俱全,关怀周到。二人睡一铺大炕,各自一个被窝。那年冬极冷,屋里没火,他缩在被子里如盘着的小蛇。不知何时钻进了权氏的被窝,醒了才觉。那时睡觉光腩猴儿,一丝儿不挂。他醒了时,发现躺在权氏的被窝里,一双手抓着权氏的乳房,身子缩在权氏的怀中,如小猴趴在母猴的怀中。权氏也紧紧地搂着他,两个人贴得很紧很紧。他脸一红,赶紧松了两手,就往外挣,想挣扎出来重回自己的被窝。一折腾,权氏也醒了,说,别动,就在一起睡吧,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暖和。你是睡莽撞了才过来的。权氏说得很平静,为他下了台,他很感激。他打小没享受过母爱,那一刻他找到了母爱的感觉。他见权氏没一点责任他的意思,想一想便也坦然了。只是没再敢伸出双手摸权氏的乳房。但贴着权氏的柔软绵弹的身子,吸着母性身上特有的肤香,心里也不由一阵悸动。权氏感觉到了,就说,想摸就摸摸吧!不碍事的。初始他忍耐了一会,但又实在经不起那诱惑。他长这么大,还从未摸过一个女人的奶子哩。也许他摸过,小时父亲抱他求百家奶吃,他大概吃过摸过不少女人的奶子

呢,只是小没印象没记忆。他倒是记着一起,上小学的小胖,六岁了,还吃娘的奶。他娘上午下午各去一次,正好赶在下课的空间。小胖也不怕人,一见娘就猛扑过去,急不可耐地抓挠娘的衣襟。他娘也不避人,稍一转身,敞开怀,一只鼓涨涨的大奶子摆钻将出来。小胖一口咬住就吸,两只小爪伸出,一手摸一个。吃完一个又吃另一个。吃完了,却不松口,叼着玩,当时他都看呆了,甚至偷偷洒了一串眼泪。那个看小胖吃奶的印象极深极深。可他,连自己亲娘的模样儿都没见过。而那个夜晚,他从权氏身上感到了一种母性的亲情,他孤独的心如冰一样渐渐融化了,他情感的触角触摸到了一种温暖的亲情,怎能不让他激动呢!虽然他得到过柳氏和朱秀才父母般的呵护,但那只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关爱,是长辈对晚辈的训诫的帮助。他更像一只弱小的需要呵护的动物,但尚未上升到父母子女之间一脉相连的亲情的境地。而在他与权氏的肌肤之亲中,他似乎点点滴滴地体味了一些,但尚很朦胧,很近又很遥远,显得有些飘忽,有些捉摸不定和游移,如那晨曦中带露的游丝,晃悠悠,摇摆不已。在权氏的鼓励怂恿下,他经过一段时间如蟹的蛰伏屏息之后,开始偷偷睁开眼睛,试探地有些鬼祟地伸出小爪子,悄悄接近猎物,轻轻地捂在上面,一动不动。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和受了终于压抑不住的激情地鼓励之后,才如初春将欲出洞的田鼠,经过几番探头探脑地侦察,方小心翼翼地窜出地穴,但旋机又窜回洞中,几次自惊自吓之后,才稍微坦然地对待大地和天空的阳光了。他的一只爪子蠕动了,

先是轻轻地按压捏揉,最后才逐渐大胆起来,敢于加快那种急不可耐地抓挠了。如此,另一只手对另一只乳房的偷袭便直接多了,一下子进入过程。他知道或是感觉到权氏是醒着的,也许是处于迷糊状态,但她一动不动,任他的一双爪子把玩她的乳房,并不因他加快揉捏而责怪她。他感到她惟一的反应是身体微悸,鼻子里不时轻舒一声。权氏没有生育,三房四房也没有生育。她的没有被婴儿吮吸过的乳房饱满坚硬且弹性很大,并随着朱在相地抓揉捏搦而不断膨胀,那未开化的乳头如薤般挺立坚起,仿佛春天拱出土层的溜溜嘴,在温暖的阳光下,在柔柔的春风中,正在不断地伸长脖颈,以期亮丽自己的风采。当在相醒来时,权氏早已起床,做好早晨饭等他。他睁开眼睛在窝子里赖了一会儿,静静地回想和体味他的新发现新感觉,然后方静静起床穿衣下炕。他不敢看权氏的眼睛,他有些害羞,心里忐忑不安,如偷了人家东西似的。当他撒了尿洗了手脸,准备吃饭时,方红着脸迎接了权氏的慈母一般温和的目光,紧绷的心弦终于渐渐松弛下来,手脚也逐渐利索而不僵硬了。他拿起一个玉米面掺了豆面略带咸味的窝窝头,就着炒豆腐吃起来。权氏为他盛了一碗米粥。那顿饭他吃得特别多,也格外香甜。接下来的夜晚他们

都是在一个被窝里搂在一起睡的。他们都渐渐习惯了对方。权氏有时捏捏他的屁股,有时摸摸他的胳膊,有时在他驼背上抚摸几下,有时也亲他的脸一下。他则很老实地趴在权氏怀中,只是手不使闲地摸弄那一对大奶。他发现权氏的奶子逐渐变大,乳头的膨胀次数也在增多。逢乳头鼓胀时,他便捏住乳头不动,感觉那种鼓胀;因为与此同时,他也感觉到自己的小雀儿也在鼓胀。这令他有些惊异,也有些骇然。逢小雀儿鼓胀时,他便假装睡熟不动了,后来也便迷糊着睡实了。就这样他们渐渐熟悉了对方,一切都变得亲切而又自然,好像原本如此,一切都顺理成章。一次朱在相半夜被尿憋醒了,他发现自己嘴里正衔着权氏的奶头,而权氏也正用手攥着他的小雀雀。他们都远离了各自的猎物。但随着时间地推移,他们之间的屏障渐渐退缩淡化,他们心中的顾忌也愈淡愈薄。朱在相不再忸怩了,似乎有些肆无忌惮了。权氏睡觉时戴一个绣了荷花的兜肚,他终于允许自己探寻兜肚下的秘密了,他甚至敢于去摸小腹下面软绒绒的毛了。权氏也似乎解放了,她的一双柔软的手掌可以随意在相身上游移了,可以随意摸他的小雀雀了,也可以搔他痒,可意地亲吻他了。他也是,可以学小胖随意吮吃她的奶头了,可玩着花样地吃吸吞吐那桑椹了。只是没有奶水,没有甘甜,但却有激动。他可以随意学权氏的样把舌头吐进她的口中任她吸吮啜咬了。他似乎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但尚不明白,当有一次他一不小心把手伸到不该伸去的地方时,权氏把他的小爪子紧紧地夹在一个洞中。那一刻,朱在相感到深身着火,恍惚如在云中行走。他觉得自己忽然变得高大健壮起来,变得整个被窝里搁不下自己。权氏也是,她像一头发情的母兽,把在相拉到自己身上,导引着他,领他去进行男性的洗礼,去领受第一次圣餐。他们完成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第一次结合……当权氏的肚子忽然隆大起来后,她告诉他,我有喜了,里面是你的孩子。我不怪你,是我自己愿意的。在相,谢谢你。是我把你带坏的!但我不后悔!男人跟女人本来是一对儿。我十八岁跟了朱秀才,头几年,他疼我爱我,夜夜守在我的床边。自打娶了侯氏,他渐渐疏远了我,但还隔三岔五过来安慰安慰我。自娶了戏班子里的小牡丹之后,他就不到我房中来了。你不懂得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不光是吃,不仅是穿,还需要男人的抚爱。我的心早就死了枯了,是你来到我身边,才又把我的心弄活了。你年纪小,要知道我这是干什么吗?这叫偷汉子!女人偷汉子,比偷情偷东西还丢人!这事早晚要败露,我已没有颜面活在人世,不过我不后悔。这是命!我的命苦!不过,你要记住,以后不要对女人动心,不要与任何女人干咱俩干的事!除非是你媳妇。你以后日子很长很长,还要娶媳妇生儿育女,你要对你媳妇好,不要有外心,否则就要身败名裂,为人不耻。那样,活着比死了还难受。经了这事,你就不是小孩子,你十五岁了,

是个男子汉了。你要把这件事忘掉,就当压根没这回事。我走之后,你就说我回娘家去了,别的什么也别提,也别找。你得为自己打算。你要是对别人讲了咱们的事,你就难在人前做人了!你脑子不笨,不用我再啰嗦。以后要自个疼自个……朱在相哭了,一口一个二奶奶叫着,哭了权氏一肚皮泪水鼻涕。权氏也流了泪,她说,在相,别喊二奶奶了,我叫权有香,叫我有香!朱在相停止了啜泣,怔了一会儿,果真叫了一声:有香!我不让你走!你走了谁疼我啊!谁给我做饭缝衣暖被窝啊!权有香说,好了,咱们谁也别再哭了,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延席。别说咱们不是真正的夫妻,就是夫妻也有散的时候。衣裳被褥该洗的该补的该套的,我都弄好了。我为你办了一些煎饼,蒸了一锅馒头。先吃馒头,后吃煎饼,煎饼好放。记住,以后不要喝凉水,不要多喝酒!凉水冰肾,酒多了伤肝。你身子弱,比不得人家身强力壮的……

朱在相忽然间长大了,成熟了。他知道这事的分量。他知道权有香是在为他着想,主动牺牲了自己。当时,他很感激。他紧紧地搂住权有香,第一次以一个男子汉的身份。他说,有香,你不要想不开。你可以走得远远的,再找一个主,好好活!他很珍重这个夜晚,她也是。他们重整旗鼓。这一次,他很认真,他要答谢这个为他施洗的圣女,奉献自己无言的爱。他们进行得很长,既很激昂,也很悲壮。他们都达到了自己的极限,仿佛要蜕皮,仿佛要羽化。一会儿死去了,一会儿又活转了!事毕之后,朱在相在炕上砰砰朝权有香磕了三个响头。权有香起身梳洗一遍,只带了一个蓝布白花的包袱,里面包着她的衣物首饰。她给朱在相留下了一个金戒指一对银坠子,说是留给他媳妇的。她不让他送,她开开门,悄悄走了。朱在相觉得院子空了,屋里空了,一颗心也空了。他自己重新闢好大门,倒在炕上抱着枕头又哭了好大一回,直到哭睡了……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世间的事没有过不去的。一开始,村里人对权氏走娘家不归,还议论纷纷,后来便归结到一条,说这娘们打熬不住了,一定是找了主走了,回娘家不过是个遁词。早知如此,不如土改时一块将她分了利索。久之便没人再提说了,仿佛朱家庄从来就没权氏这个人似的。尽管人来人往,生生灭灭,生活照常进行,日子我行我素。朱在相入社是积极分子,成了基干民兵。他人虽瘦小,但枪法打得准。有一次他十发子弹居然打中一百环,为此他受到县里表彰。一九五六年,村里成立了男女民兵排,他当连长。他去县武装部受训三个月,回来后训练全体民兵。后来公社民兵营从各村挑选了一批青年男女,组成了二十四人的卧牛山突击队。先是植树造林,后来便办农场种密植实验田。牛望河边的地最肥沃,公社划出了四十亩地,进行玉米密植实验。那时朱在相是突击队长,公社党委吴书记经常来蹲点,指导检查工作。农场里盖了房子,打了机井,养了牛羊猪鸡,吃伙房,很像过日子的。吴书记好吃一个羊

肉丸的饺子,他一来,朱在相便杀羊,让女突击队员包一个肉丸的羊肉饺子,吴书记直夸真好真好。逢年过节杀猪宰羊,朱在相总忘不了拣最好的肉打发人给吴书记送到家里去。吴书记虽然在几次同他私下里谈话时交待,让他不要送东送西,影响不好。可朱在相不听,他说,领导这么忙这么累,俺这当社员的关心关心领导身体健康是应该的。关心领导就是关心社员。吴书记是俺社员的主心骨,是带路人!说得吴书记感动加激动,他十分动情地握着朱在相的手说,小朱真是个好同志,是党放心的同志!于是朱在相在农场入了党。吴书记不光关心朱在相的政治进步,对他的个人婚事也很关心。他常问,小朱啊,个人的事得搁心上了,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个家了!朱在相总是谦和一笑说,不忙不忙,等种完这一季再说。吴书记说,小朱,咱这农场里就有不少好姑娘嘛,看上谁了?跟我说一声,我来做工作当红娘!朱在相忸怩半天才说,吴书记,您这么关心我,让我怎么感谢党!如果组织上批准,我觉着胡爱香还不错,老实能干,积极要求进步!吴书记哈哈笑了,说,小朱,真有你的,眼力不错!怪不得你枪枪命中,净打拾环哩,感情,胡爱香是咱们的场花!好,我帮你做工作。只要依靠组织,没有攻不来的碉堡!开始,胡爱香不同意。吴书记问,小胡啊,小朱同志是党员,政治立场坚定,阶级阵线分明。枪也打得好,是全地区的民兵模范,县里的民兵标兵!这可是打着灯笼难找的好同志啊!胡爱香低头不语,两只手只捻辫梢儿。吴书记又开导说,你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摆出来嘛!胡爱香噤嘴半天,才低声说,他就是个子矮点,我一米六五,比他高十五公分,有点不大般配。吴书记听了哈哈大笑,说,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哩,原来是嫌在相个子矮。这不是小朱的错,要怪就怪万恶的旧社会。朱在相同志打小是个孤儿,又给地主老财放过牛,苦大仇深!受穷吃苦遭压迫,个没发起来,这是真的。但是,小朱身体瓷实,什么工作也没落在后头。要说个子矮,咱们共青团中央的胡耀邦书记个子也不高,咱们党的领导人之一邓小平同志个子也不高,但都担任着党的高级领导职务,很受全国人民爱戴。你呀,小胡,吴书记屈指指头敲敲脑袋又接着说,这里有问题。对朱在相同志,要怀着无产阶级的感情去爱,要怀着对旧社会的深仇大恨去爱。爱情爱情,爱才有情。当然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我并不干涉,尊重你自己的个人选择。你可以考虑几天,三天吧,给我个回讯。他也是百里挑一的好同志,公社党委也正在准备研究发展你的入党问题。关键时候,一定要经得起党组织对你的考验!高举三面红旗,沿着建设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向前迈进,麻不了大花!吴书记这个人也是个要强的,只要他挂帅,没办不成的事。为此,吴书记骑着三枪牌自行车专门找到胡爱香家里,做通了她父母的工作。就这样,婚礼在农场举行,吴书记主婚,公社团委书记亲自主持婚礼,热闹简

朴。吴书记关照农场肖场长杀了一头大肥猪,当然也宰了两只羊,大家一起改善伙食,算是同喜。农场拿出一间房当新房,送了一对暖瓶一对脸盆一面挂镜。朱在相和胡爱香结为夫妻,成了革命的伴侣。他们的婚后生活是平淡的,不浪漫也不热烈,淡得就像一杯温开水。一周两次的性生活,也是朱在相主动恳求。夫妻嘛,只要是两口子,总是平淡的。不过朱在相还是很满意的。胡爱香既有“小牡丹”的身条,又有权有香的眉眼。农场的场花啊,上趟街,走一路,回来能从身上抖擻下上千的眼珠子来。曾经有多少英俊的公社干部学校的教师及农场的男青年追求过她啊!可终于让他朱在相得到了。他很知足,很骄傲自豪,当然对吴书记也更加尊重了。一九六四年,全军开展大比武运动,地方民兵也不例外。由于平时朱在相技术过硬表现好,公社领导积极推荐,朱在相在参加了县、地区和省里的民兵大比武后,又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接见,大会授予民兵代表一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回到县武装部后又发给他一百五十发子弹。为此,朱在相参加了省军区组织的巡回报告团,讲述个人的先进事迹。朱在相从不拿稿,总是现场发挥,讲得生动具体,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每次临发言前,他总要即兴来上一段:我朱在相没人样,背有罗锅前没胸膛。我苦水里生苦水里长,斗大字识不了一罗筐。毛主席救我出苦海,共产党亲手来培养。我娶了媳妇入了党,如今党又交我一支枪。在我心中,党是爹来又是娘,心坎坎里的红太阳。从今后,我要永远跟着毛主席,誓死捍卫共产党!我要绷紧阶级斗争弦,把两眼擦得比一百度的灯泡还要亮!归根结底一句话:永远紧握手中枪,坚决为革命站好岗!朱在相名声大震,开完会,一辆绿色的美国吉普把他送回朱家庄,全村人都出来看新鲜凑热闹。四清一结束,朱在相担任了朱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开始了。公社分成两派。朱在相自然要保吴书记,因此成了保皇派保皇狗。造反派占了上风,在全公社万人批斗大会上,批判吴书记,自然也要让朱在相陪斗。论到他检讨时,他说,说起来我很伤心,个子不是一米五,上秤不够一百斤。要问为什么这么矮,背上的罗锅占了八公分。(会场大笑,会场秩序很乱。主持人高喊:打倒走资派吴的孝子贤孙朱在相!朱在相不老实就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旧社会我苦大仇又深,放牛放了好几春。我打小没娘是孤儿,共产党来了是娘亲。斗争地主我最狠,朱老财当场断了筋(死了!)。入社我是头一个,植物造林是先进。当民兵我最认真,光奖状得了八十斤。六四年军区去比武,选我北京去认亲。大会堂见了毛主席,我激动得光泪流了一大盆。国防部授我一支枪,要我保卫祖国的东大门。我当书记两年整,没喝社员一口酒,没拿社员一根针。毛主席亲自动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条条记在心。(背《十六条》)红卫兵小将们,

革命派的战友们,咱们都是一个娘的孩,我劝你们别胡来!咱们共有一颗心,咱献了红心献忠心。我要是对党有贰心,你们就将我先剥皮来后抽筋,扒出心来看一看,是不是一颗忠字心!朱在相将衣裳一扒,露出驼背和根根肋骨。他指得胸脯砰砰响,问:谁上来,把我的心扒出来,看一看是不是贫下中农的心,是不是忠于文化大革命的心!来啊!大冬天,西北风赛刀子。朱在相敢扒光脊梁。那群众还是第一次见朱在相的驼背,见他个子不高,瘦骨嶙峋,打靶打得好,上北京见过毛主席,就动了恻隐之心。后来就搁到一边,不再理他了。曾有造反派去动员他把枪交出来,他说,我是想交,可不敢!这是毛主席点了头,国防部授予的,要交得征求毛主席的意见,给国防部打报告。我要私自交了枪,我得被杀头。当年我当毛主席的面宣了誓的: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钢枪不能丢!大家见他说得邪虎认真,也就没再打他枪的主意。他那支枪一直保存至今。接下来的日子便单调便逍遥。一些社员热衷于闹革命进城,不干活。朱在相说,向阳花朵朵向太阳,可惜吃的不是国库粮。社员一嚷嚷,可也是,咱没吃皇粮,要是不种地,老婆孩子喝西北去?后来朱在相利用关系在煤矿联系了推沙的活。把河里的沙推到矿井,回填巷道时用。他组织了二三十辆小推车去了,他当头,负责派活联系外跑结帐。一辆车一次推八百斤以上,一天十几趟,能挣五十多元。一个月下来千把元。这种活在当时上哪里找去。后来社员们见干这活挣钱多,纷纷要去。朱在相又成了香饽饽。凡是当年跟朱在相推沙的,都发了一笔财。朱在相从每个劳力那里提成,因此挣得更多。转眼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联户到户。朱在相辞去书记职务,在矿上包了一座煤矸石山,向水泥厂送煤矸石。矿上的煤矸石是废物,运一吨给两块,运到水泥厂加两块,后来升到一吨六块。他租了两辆带拖斗的东风汽车,一天到晚拉。一年下来挣了六万多元。嗨,都说天上不往下掉肉包子,那座矸石山拉到不到十分之一,便开始掉肉包子了。原来底下埋的全是好煤。这样,朱在相自己买了两辆黄河大型载重汽车。白天拉矸石,往水泥厂送,夜间拉煤往发电厂送。足拉了五千多吨,一下子挣了三四十万元。朱在相一下子大发了。但他除了翻盖了村小学和敬老院外,并不张扬。继尔又修了村里的路,铺成沥青路面。在卧牛山下打了一眼机井,家家用上了自来水。为此共花去了他二十几万元。他的一对儿女曾表示反对,他说,你们懂个屁!小时我吃过百家奶,现在我报报恩,为他们接上自来水还不应该?儿子大学毕业分到地区医院当大夫,女儿专科学校毕业分到了县地税局。都是他的关系牵线搭桥,都是他花钱铺的路。进入九十年代,朱在相办起了砖瓦厂,正赶上房地产兴旺,五年挣了二百多万元。县里毛纺厂倒闭破产,县里领导动员他买断。那时他是县政协常委,碍于面子就买断了。他天南海北调查市场后,断然决定不再生产过

时的毛线,改为生产毛料服装。他一次贷款二千万,更新了设备。产品一出来,适销对路,一下子火了。在实行股份制的过程中,他一下子从北京、天津、上海高薪聘请了几十位高级工程师、大学教授,把生产、技术、管理的工作全部委托给他们。他则只兼董事长,余下时间来琢磨路子、方向性、战略性的大问题,关于买断先进技术和更新换代产品问题。朱在相是大忙人,出国考察,全国各地转转,很少在家。他老伴胡爱香也习惯了。她不愿守着家里的三层空楼,就去儿子家姑娘家住。钱任她花,朱在相专门给她立了个三十万元的户头。她不会死,也不想花,没处花,花不出去。顶多接济一下儿子女儿。她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听人风传朱在相到哪里去都有小秘陪着。她不管,不想管,也管不了。对这门婚事,她压根就不同意,她没相中朱在相。这找对象又不是找官职和地位权势。找对象是找个可意的人儿,相伴一生。她那时年轻,又在那个年代,吴书记一出面,她就乱了方寸,稀里糊涂就答应了。虽然也生了儿育了女,可她从来对朱在相就没情绪,也仅仅是凑合着过日子。她承认朱在相是个能人,可能人与丈夫也不沾边。人不是盆景,弯七八拐越老越丑越出艺术,可人得直溜溜的,瞧着对眼,摸着舒心。朱在相就是当了皇帝,她也瞧不上眼。一个你看不顺眼的丈夫,你怎么会对他倾心?只有一个字“厌”。是啊,与一般女人比,她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可她也少了一样东西,就是没爱情。也许,朱在相也是她这种感觉。所以,她懒得管他的闲事。如今有现成的流行话:男人有钱就变坏,变坏老婆不能怪。你要怪,反而坏的更加快。她现在是为儿子女儿活着。人生反正就这么几十年,紧着折腾,也是几十年。她看开了,心也死了。心死了,一切也就无所谓了。朱在相自打娶了胡爱香,心满意足。他也知道胡爱香打心里没瞧起他,但毕竟是他媳妇,他很光面。他想挣钱是赌了一口气,想证明自己不比任何人差,背有罗锅,脑子并不罗锅。他想让胡爱香服气他,充分认识他的价值。孰料想这人一旦上了一种轨道,就欲罢不能。

他由一开始的赌气干给胡爱香看变成了为自己干,证明给社会看。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残躯不仅在胡爱香面前没面子,在所有社会人眼里也没面子。当他以弱小之躯支使庞大之身时,便有一种报复的快感。当他以自己的决断驱使大学教授甚至专家为自己服务时,他有一种满足感。他喜欢下象棋,不是输赢的问题,他不在乎输赢,他追求地是下的过程中那种调遣支派一切的那种快感。他不要目的,他要娱乐的过程。钱不算什么,可在钱的诱惑驱使下,多少人在听他摆布。他发现许多人不像他看得这么开,为了钱,竟然出卖良心,为钱奋不顾身。是的,他在为自尊而战。他是个缺少自尊的人。不错,他经过了不少运动,他发现人只要一搅合到政治运动中去,就会如一粒沙落入洪流,浮浮沉沉,到底能走多远,就不由你说

了算了,你得随波逐流。土改时,他对朱秀才没恨,但得装得有恨。说实在的,他现在干的,同过去朱秀才所干的没什么两样。如果说朱秀才当年是剥削者,那他现在也是。他始终是以朱秀才为榜样的,他的捐助,他的乐善好施,他的对弱者对残疾人的同情,可以说与朱秀才如出一辙。也许,他们骨子里有同样的骨髓,有同样的基因。所不同的是时代变了,但是人的基本的人性没变。有时静下来沉思,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在步朱秀才的后尘,重复一种东西。我们的社会也在重复某种东西,虽然圆心变了,半役变了,但仍在划着一个圆。这个世界好像是由许多的圆组成的,它们有时相交,有时相切。就像天上的行星,在绕自己的半径运行圆的轨迹。也许运行的过程是一种挑战,是一种乐趣。人是一种不断向自己或别人挑战的物种。这种挑战不仅富于刺激,且能激发人最大的想象力,开掘人最大的智慧底蕴爆发出人体所能容忍的体能和潜力。他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八十年代末,他到省城去,为了业务方面的关系,他住在一家四星级酒店里。宴罢,他带客人去舞厅娱乐他的客人几乎都被邀请了,偏偏对他这个做东的没人邀请,就像阴雨天小孩尿湿晾起来了。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他不甘心,他向一个朝他走来的舞女——一个堪称靓极了的长发女郎。他以为是来邀请他的,他不自主地打了声招呼。可那女郎竟然没有回报他的招呼,不屑一顾地同他擦肩而过向他身后另一张桌子旁的一位魁梧中年人走去,然后手牵手去了舞池。那一刻,他便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女郎搞到手,一定要打败她,打败这座城市!他知道自己不是最有钱的,但他舍得花,会花。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花了十五万元,把那个女郎搞定了。她成了他第一个情妇。她是个大学生,因没有适宜的工作才做了舞女。她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她是吃青春饭,要趁年轻多捞点钱。他给她一年五万元年薪,她答应了。在那个年代,五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她一直都是他的,因为他每过一年便为她加薪一万。她是学经济管理的,外语也棒。因为她曾一度想托福出国,在英语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她给他当了一阵子“小蜜”。如今她被“金屋藏娇”了,整天读书,说要写一本书。他鼓励她写,他为她提供所有他知道的黑线内幕,所有他历经的第一手材料。他知道不能让女人闲着。他还养了一个,是个卖淫的姑娘,被一伙流氓挟持,他解救了她。她高中毕业,为了挣钱供自己的弟弟上大学。这令他感动,也令他同情。他要了她,供给她所需要的一切费用。这个姑娘比省城里那个漂亮,但涉世不深,稚气纯真,没有城府,不要小心眼。她对他很铁,也很简朴。他喜欢她,喜欢她身上散发的故乡的泥土气息。她跟他说心里话,很孩子气的话。他好像找到了他的另一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当他发现自己在报复一个人时,他刹车了。他不再注目别的女人。他发现他在报复自己的妻子胡爱香,她淡漠他,瞧不起他。他

受不了!后来他又发现,他在寻求一种母爱,寻求在权有香身上得到的那种母爱的慈温。省城的那位太辣,虽刺激,但没有女人应有的那种母性温柔。这后一位虽然稚嫩,但却有轻柔的母性向外泛滥。她拿他当大孩子一般看待,虽然她才是一个孩子,但母性是不分年龄的,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她为了他弟弟上学卖身,这呈现的就是母性之爱,她扮演的是母亲的角色。他喜欢有母性的女性,因为他欠缺,他要补偿。在人生之初,他缺了一课。他如今什么也不缺了,钱他有;地位,他不追求。他不愿陷到政治的怪圈中去,所以仅点了个政协常委;女人,他有了。只要他有钱,一招呼就是一群,但是,他不是流氓,不要那么烂;他也不是皇帝,不要那么多。最近,他忽然有了退隐的想法。钱是挣不完的,所谓来自女人的爱情之酒也是饮不完的,而人的生命却光辉有限。人不能在金钱的大洋里触礁沉没,也不能在女人的浩瀚星空中折戟沉沙。他给了那位未来的小说家足够的钱,让她自由了。他只带着那位纯朴的姑娘回了老家。他要死在老家,这个姑娘会照顾他,在他不能自理的时候。他没指望儿子和女儿,也没指望自己的妻子。他们不是一路人,他们无法共鸣。回到家乡后,他各处走走,找人聊聊天,啦啦家常。有一天他去了朱秀才的墓地。墓地长满了草,当然也点缀着野花。他忘不了朱秀才的恩情,他朝朱秀才和柳莺儿的墓鞠了躬。他知道自己拿来也有这样的墓地。墓地是终点,也是尽头。蓦地,朱秀才的面孔浮现在他的面前,他坐着轿子从他面前经过。他心头一热。是啊,这一生什么样的高级轿车他都坐过,就是没坐过让人抬的轿子。他想坐。就坐朱秀才坐过的那顶。他不能连朱秀才都不如。他要坐上轿子到牛头角上去逛牛头寺。他要查看一番。对,他要投些资,搞生态农业,搞卧牛山风景名胜,他要开发旅游业。他回到家中,把自己的想法对那姑娘一说,那姑娘却不赞成。她说,你的想法很好,只怕是事与愿违。搞生态农业好,但不要搞旅游。这里很安静,这里的人也很安分。你就让这里保存它的原貌原味儿吧!别破坏它!好吗?答应我!她搂着他的脖子,把下巴触着他的头,摇晃着他。他想了想,终于点了点头。他讲起朱秀才的轿子的事,说非常想坐轿。她沉默了,没再摇他,也没说话。他立起身,发现她哭了,杏腮上流着大滴大滴的泪。他为她拭去泪水,问她怎么了。她没有回答。夜里,他们温习以前的功课。她吻他,吻他的全身。她趴在他身上,疯狂地做爱。那一夜,他们做了两次爱。这是以前很少有的,特别是她那疯劲儿。十分野性事毕,她把他的头搂在胸前,他轻轻地吮着她的秀挺的乳房。她对他说,罗锅(他让她这么叫的,只有她一个例外)别再提坐轿的事好吗?前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她给他讲梦,他却蜷着身子在她怀里睡着了,像一个在母亲怀里听故事听睡着了的孩子。第二天,他坐车出去了,他去王老师家打听轿子的事去了。那轿子还在,在王老师的大

儿家里。王老师的大儿比他还老。他叫他师兄。他带去了四瓶五粮液,一条熊猫烟,二斤铁观音。他送上礼物后,说明来意。那位师兄很痛快,说,你喜欢抬走就是,搁这里也没用,还占地处。可他的儿子不干,说这是明末的轿子,是文物。去年一个文物贩子来出到八千元的价,没卖。朱在相二话没说,抽出一万元搁桌上。等那儿子点了半天点完了,才说,大叔,少了点,如今文物很值钱的。请再添一点。那位师兄受不了了,大声喝斥儿子,说,你知道这是谁么?这是你爷爷的学生!那轿子就是他们村的,不是你的!刚才我这位师弟对你够意思了,还不拿上钱快滚!你要是再啰嗦,我把那轿子劈了烧火!那儿子码起钱,不慌不忙找报纸包了,又顺手抄去了那条烟,说,老爷子,别感情用事,现在是市场经济。这位老先生懂行,是个玩家。弄回去,怕不卖个三万四万的?你老糊涂了,不知行市!说完便哼着流行曲走了。朱在相没想到一找就找到了,且完好无损。他早喜出望外,根本不再乎什么价格。这次来,他带来了六万元。他雇了一辆汽车拉回去,临走他给师兄又留下了一万元。师兄不收。他说,这么些年,我也没来给王老师上上坟。你就代我替王老师上上香吧!说完便坐上奔驰车走了。轿子有了,他在村里物色抬轿子的人。没人愿意抬,说,谁愿出这个孙力?他出价每人一千元,抬到牛头寺,打来回,管饭。终于有八个青年同意了。这年头还是钱好使。上山那天早上,那姑娘把自己佩戴多年的一个香荷包交给他,说,罗锅,这荷包是我戴了多年的,是祛邪的,让它陪伴你,祝你一路平安,早些回来!他也交给了姑娘一个小手提包,说,送给你的。等我回来再打开看!一种不祥的信号从脑掠过,他们好像在诀别。只是心情好,他没细想。坐轿的感觉真好。他见朱秀才坐过,四个人抬。他如今是八个人抬。他看过电影《乔老爷上轿》也看过《红高粱》里的轿子,那轿子颠得多欢实啊!轿子,昔日中国代表官员品阶的象征啊!朱老总,颠不颠?人们习惯上喊他朱老总,有点高招他意思。他不在意,这个社会时兴。他说,不颠!你们不能忽悠起来吗?青年们果真忽悠起来了。真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晕晕乎乎的。过去,县官是这感觉,州官、布政使和八府巡按大概也是这种感觉。怪不得朱秀才只坐轿不骑马呢!他忽然笑了,他想起了跛子骑马相亲的故事来了。坐在轿里欣赏景致很平和,跟散步没什么区别。不像坐在车里,景物一排排倒了去,让人无法忍受。这山里的空气多好啊!凉丝丝的,甜习习的。他要编一段词,唱给她听。小罗锅真不孬,老爷们坐轿头一遭。不好,多少年不编了,过去的口才锈死了。前面来了一花轿,吹吹打打真热闹。娶媳妇,坐花轿,噼哩叭啦放鞭炮。迎亲的新郎骑大马,不住偷偷抿嘴笑。轿里的新娘一准俏,油头顶上戴凤冠,霞帔里面是红袄。娇滴滴的芙蓉面,尖尖翘的金莲赛辣椒。今晚洞房花烛夜,俺一定,先亲她的樱桃口,再搂她的杨柳腰。走得慢来说时

快,来到门前落花轿。迎亲婆手掀轿帘往里看,哎哟哟,俺的个娘,原来是个白胡子妖怪大锅腰……朱在相并不满意,他一定得编好,一定得让她笑。她很少笑,但笑起来很恬静,很美。不像省城里的这位要么骄矜,要么浪笑,很空虚,笑得太露,甚至在不该笑处笑,很突兀,让人不着边际,无法会心。她能写好小说吗?据说干么都需要真诚,诚则信。他想起了权有香的笑,慈祥里含着真情、如冬天里暖融融的太阳。那姑娘的笑有点像她,但却是春阳,撩拨人的温润的春阳。胡同志一贯很严肃,像组织部的干部。有时也笑,显得很无奈,矜持且吝啬,犹如施舍给你一般,让人瞧了心里挺不是滋味。不过,他还是觉得自己应该感谢她们,她们像镜子一样让他从各个角度照见了自已,外形和灵魂。如果硬要作一番比较的话,都没有他与权有香来得圣洁。他们都奉献了自己,但却没有索取,是惟一没有索求的一个例外。他们互相满足了对方,没加任何条件,没有要挟只作为男人和女人。她的出走是社会扭曲的结果,并非出自自愿,但仅凭这一点也显崇高。那才是爱情。他曾得到过,但因没有比较而不以为然。如今,他经历耕耘了四个女人,原来爱情在第一个女人那里。他念着有香的名字,想着她的微笑,想那些他初涉情事的所表现的幼稚、无知、滑稽、可笑、可叹、可怜的举动,想那惊心动魄的第一次,想那惊兔般的悸动与恐怖,想那火山喷发的庄严时刻,想那山洪爆发惊涛裂岸的壮丽景色。那是他慈祥的母亲,也是他温柔的情人……他的眼睛有些粘,甜黑的睡眠袭来,无法抵御的如雾涌来的睡眠。他知道她反对他寻这轿子坐这轿子,她把她梦中的惊孩告诉了他。那时他睡着了,他知道她阻止他的意思,但是他无法抵制轿的诱惑,他不愿压抑自己。他压抑的日子太久了,他要解放自己,随心所欲。他不想为自己留下遗憾。是的,他很任性,很顽皮,不是个好孩子。他喜欢恶作剧,这也许是人类的共有天性,不过让社会扼杀或泯灭了。其实他是在捉弄自己,实验自己的胆量和勇气。他是小丑,小丑就是小丑,不用粉墨即可登场。他本来很丑,他不用化妆就是小丑。舞台需要丑角,戏剧需要丑角串戏,人们需要丑角逗乐。他知道自己是个小人物,可偏偏要充一充,他进入了角色,所以没人能阻止了他。也许,这是虚弱的任性,小人物的倔强,被压抑的反抗。他活了一把年纪,可还是个老小孩,所以他寻觅既可以做情人又可做母亲的人……美丽的睡眠如云锦一般覆盖了他,彩虹般的睡眠将他抚进一个恬静的梦中,他蜷缩着,如一只睡猴,如一条冬眠的蛇,他看清了自己的睡姿与别人没什么不同。于是他安然了,放心地闭上眼睛。哦,闭上眼睛就是黑夜。黑夜真好!黑夜抹杀一切!黑夜是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共有的母亲和情人,黑夜荡漾着慈祥 and 温柔……

责任编辑:王树军